

續資治通鑑

冊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淑卒贈尚書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以死 初著作

宋紀五十八

起屠維大淵獻四月盡上章困敦五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必咨訪然喜傾
皇帝

嘉祐四年

遼清寧五年

夏四月戊辰詔諸路提點刑獄朝

臣使臣並帶兼提舉河渠公事從判都水監吳中復請也 壬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李淑卒贈尚書

右丞淑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必咨訪然喜傾詖故屢爲言者所斥訖不得志抑鬱以死 初著作

佐郎何鬲以皇嗣未立疏請訪唐周苗裔備二王後禮院議唐世數已遠周室子孫宜授官爵專奉廟享

癸酉詔有司取柴氏譜系推最長一人奉周祀於是
封周世宗後柴詠爲崇義公與河南府鄭州合入差
遣給公田十頃專管句陵廟 丙子以天章閣待制
何郯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封駁職久
廢郯上言本朝設此司實代給事中之職乞準王曾
王嗣宗故事凡有詔敕並由銀臺司從之 癸未司
徒致仕陳執中卒帝幸其第臨奠贈太師兼侍中禮
官韓維議其諡曰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
以葬祭之禮執中爲上相不能攷正儀典如治喪皇
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與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
祖宗舊制閨門之內禮分不明謹案諡法寵祿光大
曰榮不勤成名曰靈請諡曰榮靈判太常寺孫抃等
請諡恭判尙書考功楊南仲覆議請諡恭襄詔諡曰

恭維累疏論列以爲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之議執中正以其不恭因乞罷禮官不報旣而帝又爲執中篆其墓碑曰褒忠 己丑後宮董氏生皇第九女旋晉董氏爲貴人 壬辰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徒以下釋之知制誥劉敞言疏決在京繫囚雖恩出一時然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慶澤恐非令典去年閏月已曾減降尙未半年復行此恩傳稱民之多幸則於國不幸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前世論之詳矣雖成事不說臣願朝廷戒之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爲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無益之費無名之賞無甚於此非所以軌物訓儉也望陛下深執恭儉以荅天貺不宜行姑息之恩出浮沈之

費以墮儉德

〔攷異〕

長編云五月戊午周氏又生女又引江氏雜志云公主誕慶二日宰臣以下有金銀玳瑁犀角檀

香象牙錢三舍人獨坐至監察一等受賜館中惟吳及正言得之蓋內鄉不與臺中自獨坐至監察一等受賜館中惟吳及正言得之蓋內官懼臺諫也蓋以劉敞所言爲周氏生女而發也案宋史周貴妃生兩公主下嫁錢景臻郭獻卿嫁錢景臻者卽慶壽公主乃仁宗第十女也適郭獻卿者卽寶壽公主乃仁宗第十三女也此時賞賜之濫自因董氏生第九女非周氏生女也長編誤

五月

戊戌詔曰君臣同德而過設禁防非朕意也舊制臣僚不許詣執政嘗所薦舉不得爲御史其悉除之始用包拯議也

庚子詔入內內侍省內臣員多權罷

進養子入內用吳及議也

〔攷異〕宋會要以爲從翰林學士韓絳之奏今從長編

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王安石累除館職並辭不受中書門下具以聞詔令直集賢院安石上章辭至八九猶累辭乃拜

壬子遣官經界河北牧地餘募民種藝

〔攷異〕

樞密使禮部侍郎田況暴中風瘖十上章求

去丙辰罷爲尙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

提舉景靈宮 戊午後宮周氏生皇第十女初董氏

及周氏有娠內外皆冀生皇子內侍省多具金帛器皿雜物備賜予又修潛龍宮潛龍宮者真宗爲府尹時廨舍也皆生皇女其賜予之數猶數倍於克國公主出降時 六月甲子遼主如納葛灤

〔攷異〕遼史本紀作甲子朔瞿中溶據朔攷是月宋歷乃是癸亥朔較遼先一日其時南北各置司天官朔閏不無互異而宋歷較遼爲密今依宋朔爲準故去朔字

自溫成之歿後宮得幸者凡十人謂之十閣周氏

董氏溫成之妹皆與焉周董以生皇女進秩諸閣皆求遷改詔中書出敕誥中書以其無名覆奏罷之求者不已乃皆以手詔授焉溫成之妹獨固辭不受同知諫院范師道上疏曰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明哲之主然後能之竊聞諸閣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劄並爲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廷

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
夫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
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
才人之俸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況
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邪恐斜封墨敕復
見於今日矣 戊辰光祿卿直祕閣同判宗正寺趙
良規言國家乘百年之運崇七世之靈追孝不爲不
嚴奉先不爲不至然而祭祀之秩舉閒以公卿而攝
行雖神主有合食之名而太祖虛東向之位伏請講
求定儀爲一代不刊之典下太常禮院議又詔待制
以上及臺諫官同議禮部尙書王舉正等議曰大禘
之祭所以合昭穆辨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東向之
位本朝太祖實爲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

故每遇大袷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亦用此禮今親享之盛謂宜如舊爲便從之 己巳宰臣富

弼等請加尊號曰大仁至治詔不許故事每三歲躬行大禮畢輒受尊號自康定以來罷之至是執政復舉故事以請知諫院范師道言比災異數出而崇尚虛文非所以荅天戒知制誥劉敞言尊號非古也陛下不受徽號已二十年奈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德帝曰朕意亦謂當如此弼等表五上卒不許（攷異）曲洧舊聞以

仁宗御尊號爲四年孟冬事又以受虛名而損實美爲宋景文語今從長編

以太子中允王陶

大理評事趙彥若國子博士傅卞於潛縣令孫洙並爲館閣編校書籍官館閣編校書籍自此始 丁丑詔諸路轉運司使凡鄰路鄰州災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從諫官吳及言也 戊寅月食幾盡己卯

放宮人二百一十四人

〔攷異〕東都事略作六月辛亥放宮女二百一十四人宋史本紀繫於辛

卯書曰互異長編從日記作己卯以爲應天變也今仍之

己丑遼以南院樞密使蕭

阿蘇

舊作阿速今改

爲北府宰相以樞密副使耶律伊遜爲

南院樞密使以特里袞扎拉爲遼興軍節度使以魯

王色嘉努

舊作謝家奴今改

爲武定軍節度使以東京留守吳

王特布爲西京留守

秋七月丙申以太子中允王

陶爲監察御史裏行初詔中丞韓絳舉御史而限以

資任屢舉不應格於是絳請舉裏行以陶爲之詔可

陶辭不受詔彊之乃就職

〔攷異〕李燾云景祐元年四月中丞韓億請復置殿中侍御史監察

御史裏行詔從之是年五月張宗誼孫沔並爲監察御史裏行慶歷三年十二月李京包拯又並爲監察御史裏行今實錄云初以陶爲

裏行恐誤也會要亦同實錄今並不取陶傳云時狄青罷樞密爲使相陶上言祖宗以來未有軍伍之人在此位者宜著爲令使後丹復

然案青罷樞密爲使相前此矣今不取

丁酉遼以烏庫德呼勒詳袞瑪嚕

爲左伊勒希巴

甲辰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知

壽州孫沔爲檢校工部尙書寧國節度副使初臺諫
交論沔淫縱不法事令使者案之得實故貶 丙午
出後宮彭城縣君劉氏於洞真宮爲法正虛妙大師
賜名道一後又坐罪削髮爲妙法院尼初劉氏在掖
廷通請謁爲姦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
朕不知此後數日有是命劉氏及黃氏在十閣中尤
驕恣於是并黃氏皆出之 丁未放宮女二百三十

六人 甲寅以校書郎致仕孔叡爲國子監直講揚
州進士孫侔爲試校書郎本州州學教授皆以近臣
薦其行義也兩人卒辭不受 有御營卒桑達等數
十人酗酒鬪呼指斥乘輿有司不之覺皇城使以旨
捕送開封府推鞠案成棄達市糾察刑獄劉敞移府
問所以不經審訊之由府報曰近例凡聖旨中書門

下樞密院所鞫獄皆不慮問敞曰此豈可行邪遂奏請自今一準定格樞密使以開封府有例不復論可否進呈報敞爭之曰先帝仁聖欽恤以京師刑獄最繇故建糾察一司澄審真僞今乃曲忤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鞫公事不復審察未見所以尊朝廷審刑罰而適足啓府縣弛慢獄吏侵侮罪人銜冤不得告訴之弊又舊法不許用例破條今於刑獄至重而廢條用例此臣所不諭也帝乃以敞章下開封令著爲令 帝始欲於景靈宮建郭皇后影殿禮官言其不可遂寢之既而翰林侍講學士楊安國請建影殿於洪福院禮官言影殿非古若謂郭皇后本無大過今旣牽復位號則宜賜謚冊祔於后廟以正典禮八月甲戌知制誥劉敞言伏聞禮官倡議欲祔郭氏於

廟臣竊惑之昔春秋之義夫人不薨于寢不赴于同
不反哭于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
名號闕然然則名與禮非同物也名號存而禮不足
因不敢正其稱況敢正其儀者乎郭后之廢雖云無
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禮
且二十餘年一旦欲以嫡后之儀致之于廟然則郭
后之殂也爲薨于寢乎赴于同乎反哭于廟乎羣臣
百姓亦嘗以母之義爲之齊衰乎恐其未安于春秋
也春秋夫人於彼三者一不備則不正其稱郭氏於
三者無一焉而欲正其禮恐未安於義也禘於太廟
用致夫人蓋謂致者不宜致也不宜致者以其不薨
於寢不祔於姑也古者不二嫡則萬世之後宗廟之
禮豈臣子所當擅輕重哉謹案景祐詔書本不許郭

氏祔廟義已決矣無爲復紛紜以亂大禮議者或謂
既復其號不得不異其禮譬猶大臣坐非辜而貶者
苟明其非辜則復用之豈得遂不使爲大臣夫臣之
與妻其義雖均然逐臣可以復歸放妻不可復合臣
衆而妻一也故春秋公孫嬰齊卒于狸狌君曰吾固
許之反爲大夫此逐臣可以復歸也杞伯來逆叔姬
之喪以歸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者此放妻不可
復合也今追祔郭氏得無近於此乎乞令諸儒博議
以求折衷於禮詔下學士院詳定

（攷異）李燾曰據蘇頌所作孫朴行狀則倡議

祔后廟乃朴也又據汪藻所編詔有蘇頌傳頌實倡議者頌以至和元年十一月同知禮院頌行狀是曾肇作

乙亥御

崇政殿策試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明州觀察推
官陳舜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旌德縣尉錢藻汪輔
之舜俞藻所對策並入第四等授舜俞著作佐郎簽

署忠正軍節度判官事藻試校書郎無爲軍判官輔之亦入等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輔之躁忿因以書誚讓富弼曰公爲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弼不能荅舜俞烏程人藻鏐五世孫也 庚辰詔學士院趣上郭皇后祔廟議先是禮官祥符張洞駁劉敞議曰郭氏正位中宮無大過惡陛下閱其偶失謙恭旋復位號位號旣復則謚冊祔廟安得並停況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之例據左氏則哀姜之惡所不忍道攷二傳之說復有非嫡之辭以此證本廟之事恐非其當若曰不薨于寢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郭后之歿不得其所責當歸于朝廷死者何罪儻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質之譏其旣棄而復逆則天子之后萬方兆姓之母非有極惡又可棄之

乎既追復曰皇后可絕其祭享乎議者欲用後漢東
晉故事或祭於陵寢或築宮於外稽攷二史皆稱曰
母后況之于今亦未見其合也惟唐勅立別廟遇禘
祫則奉以入享於義爲允敞復奏曰臣前奏最要切
者以爲人君無二嫡恐萬世之後禮分不明也洞既
不以此爲辯若不幸朝廷過聽之是雖自以能訐上
起廢爲功而猶且陰偪母后妄瀆禮典臣以爲非臣
子之義乞并下臣章令兩制詳議洞復疏難敞說其
後學士院卒不上議 癸未賜殿中丞致仕龍昌期
五品服絹百匹昌期陵州人上所著書百餘卷詔下
兩制看詳兩制言昌期詭誕穿鑿指周公爲大姦不
可以訓乞令益州毀棄所刻版本昌期年幾九十詣
闕自辯文彥博少從昌期學因力薦之故有是賜翰

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等劾昌期異端害道當
伏少正卯之誅不宜推獎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
封駁事何郯亦封還詔書乃追奪昌期所賜遣歸

先是禮官張洞韓維言國朝每遇禘祫奉別廟四后
之主合食太廟據唐郊祀志載禘祫祝文自獻祖至
肅宗凡十一帝所配皆一后其閒惟睿宗二后蓋昭
成明皇之母也續曲臺禮有別廟皇后合食之文蓋
未有本室遇祫饗卽祔於祖姑之下所以大順中以

三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孫

攷異殷盈孫唐時博士也宋人章疏避諱改殷爲

商今仍其本文

以誤認曲臺禮意當時不能改正議者譏其

非禮臣等伏思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於禮不當升
祔遂從別廟之祭而禘祫之日復來參列與郊祀志
曲臺禮相戾今親行盛禮義當革正其皇后廟伏請

依奉慈廟例遣官致祭詔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承旨孫抃學士胡宿侍讀學士李昭述侍講學士向傳式知制誥劉敞王疇天章閣待制何郯等議曰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以國朝事宗廟百有餘年至禘之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遵用以爲典制非無據也大中祥符五年已曾定議于時禮官著酌中之論而先帝有恭依之詔且行之已久祝嘏宗史旣守以爲常一旦輕議損益恐神靈不安亦未必當先帝意也宗廟之禮至尊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其舊禮臣等以謂如其故便翰林學士歐陽修吳奎樞密直學士陳旭包拯權御史中丞韓絳知制誥范鎮天章閣待制錢象先唐介盧士宗議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